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对任何一个生命都要竭尽全力

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周飞虎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史艳菊 王雪妃

每天早上6:30,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周飞虎都会准时出现在科室。他要赶在8点交班之前了解患者诊疗记录,把握患者最新病情。

重症监护室(ICU)是一个永远灯火通明的地方。这里离死亡最近,也离希望最近。这里救助的往往是病情最严重、最复杂的患者。

“ICU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应该充满温暖的,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需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治。”周飞虎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生命相托永不言弃

从医近30年,周飞虎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任何一个生命都要竭尽全力,生命相托,永不言弃。

一名车祸多发伤青年患者严重脑挫裂伤,血气胸,多发性骨折,多脏器功能衰竭,术后转入ICU。经专家们再次会诊,认为存活希望非常渺茫。

周飞虎将实情告诉患者父亲。这位父亲听完后失声痛哭:“周主任,孩子才20岁,如果儿子不在了,我也不想活了。”

那一刻,周飞虎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绝不放弃。经过ICU医护人员积极努力治疗,这名青年幸运地脱离危险。

周飞虎时常告诫身边医护人员,每个生命的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家庭,有爱的人,有他爱的人。ICU是个有爱的地方,需要有人去守护。

“重症监护室里见证的不仅是医学奇迹,还有人心。”周飞虎说,重症监护治疗能显著提升病人的存活率,并努力使受损的器官功能恢复,由此过上充满意义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这些年,周飞虎坚持“科研促临床发展、勇攀重症医学高峰”,以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军队等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及医疗成果二等奖各1项,获国家专利6项,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00余篇,多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重症医学期刊,极大提高了学科的国际声望。同时,在“创伤性多脏器功能不全”“脓毒症”“血液净化”“劳力型热射病”等重症救治方面,亦取得良好建树。

勇担急难险重任务

近年来,在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国际维和救援、特大安全事故等急难险重任务中,都能看到周飞虎的身影。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周飞虎作为解放军总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主要成员,始终奋战在一线。在国内外疫情严重时,他担任解放军赴巴基斯坦抗疫专家组组长,率队执行抗疫任务。

专家组到巴基斯坦时,一些地方连体温计、戴口罩等基本防控措施都不完善。此后半个月,周飞虎和战友走访了巴基斯坦卫生部、国家行动指挥中心等4个国家机构,介绍中国疫情防控策略。

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两个月里,周飞虎凭借多次援外经验,与战友们制定多项防控措施,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并依托巴基斯坦最大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酋长陆军医院(PEMH)开展临床工作。在当地新冠肺炎病房防护流程远没有国内完善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率先进入PEMH新冠肺炎病房,带领大家通过“线查房、联合会诊”等方式诊治疑难危重病人,培训巴基斯坦首都军事医疗护理学员及医务人员。

牢记人民军医使命

为了更科学及时地救治患者,近年来,周飞虎带领重症医学科基于现代物联网,大力推进“智慧ICU”建设。

“病房里的智能信息采集车随时提取上传病情变化数据,一旦患者指标评分到达风险临界值,系统便会自动生成红线预警,提示医护人员及时施救。”在重症医学科病房外,周飞虎向记者介绍,下一步,计划将研究成果“移植”到机器人身上,在病情分析、交互问诊、病人服务等方面实现更高层次的自动化。

在临床实践中,周飞虎利用赴非洲三个国家救治伤员以及多年临床积累的经验,针对野战医疗救治机构(野战医院或野战医疗所)收容的患者“伤情复杂”“潜在危重患者”等特点,提出“移动ICU”及“数字化ICU”等救治理念。

周飞虎始终牢记一名人民军医的使命,参加野战医院智慧化监护病房建设,为高原官兵做好医疗卫勤保障。针对战士训练可能产生的致死性很高的劳力型热射病,他进行系列科学研究,极大提高了危重病救治成功率,并作为全军热射病救治小组负责人及全军远程教育教师,多次参加对基层部队医护人员的培训。

周飞虎的办公室在ICU病房的一个角落里——一张单薄的书桌,一只狭小的衣柜,一个躺下连腿也伸不开的小沙发。

在外人看来,这种生活单调乏味,可周飞虎却乐此不疲。这些年,他带领的重症医学科救治成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成千上万名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重症患者重新获救。



科技创新的路永无止境

记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授易仕和

□ 本报记者 陈丽平 □ 本报见习记者 韩潇 □ 本报通讯员 张照星 顾莹

夏日的清晨,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授易仕和正在伏案工作,电脑前摊着几本材料,旁边是厚厚一摞书。投身高速飞行器基础创新研究领域以来,他带领团队不断突破,取得多项国际领先研究成果。

科技创新的路永无止境,多年来,易仕和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对部队的情怀从未改变

“我身上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并不多,但我对部队的情怀从未改变,对科学的求索从未停止……”

这份以身报国情怀,要追溯到易仕和的学生时代。当年,海湾战争的“高科技武器”让物理专业出身的易仕和产生了参军的想法。研究生毕业后,他便来到国防科技大学工作。

易仕和跟随老一辈科学家俞鸿儒院士攻读空气动力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渐渐地,易仕和在实验教学和理论研究中有了些成绩。为支持相关研究工作,学院专门建设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

闷热的盛夏,实验室一座风洞的主气路管道在安装时遇到难题:长达十米,重达上千斤的不锈钢管道在狭小的施工环境中搬运困难,没有合适的工具,易仕和就指挥大家动手将钢管搬运至安装位置。

寒冬腊月,一部分实验要在夜间完成。学生丁浩林说,他曾和一名同学在实验室住了1个多月。空旷的屋子没有取暖设备,白天实验室的卷帘门完全敞开,风呼呼地往里灌,他们做事都是一路小跑。

为了我国新一代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易仕和带领团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实验室里。“要牢记我们肩负的使命!”学生们对他这句话印象深刻。

“打赢”之路从未偏航

“针对军事需求,好好想一想,能从哪里实现突破,怎样才能提升战斗力。”当年,易仕和将研究方向聚焦在高速飞行器基础创新研究上,重点关注高速空气动力学与光学交叉领域。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高速飞行器带来的严重高温辐射和光学畸变,如同遮挡在高速飞行器“眼前”的迷雾,使其无法看清前方目标。

“能否采用经过特殊设计的低温气体来消除影响,就像一层‘气帘’覆盖在飞行器表面……”易仕和这个大胆的想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然而,试验测试做了一轮又一轮,得到的结果并不理想。

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实验室停电,大家只好提前下班。回家途中,车辆挡风玻璃起雾,易仕和习惯性地按下吹风开关,就在那一刻他灵感闪现:高速飞行器“眼前”的迷雾可否用气流吹走呢?

易仕和立马调转头,同时给团队成员打电话:“赶紧回实验室。”黑暗中,他们借着手机手电筒讨论方案。来电后,又在实验室计算了一个通宵。

根据计算结果,团队马不停蹄开展研究,细致的数值仿真和实验测试结论验证了易仕和的想法,他们很快找到突破方向。通过夜以继日攻关,易仕和带领团队在新一代高速飞行器基础创新研究领域取得多项突破。

30多年来,团队的“打赢”之路从未偏航。在学生张博眼中,导师做课题时,总是想着如何与国家需求和部队对接。就连他参加国防科技创新比赛,也一直与有关单位对接,寻求技术上的支持与合作。

忠诚使命的“高原枪王”

记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副小队队长杨友刚

□ 本报记者 陈丽平 □ 本报见习记者 韩潇

“砰!”枪响靶落,150米外的“犯罪分子”应声倒地。狙击手一跃而起说道:“这就叫‘信任射击’——战友在百米外举着靶子,狙击手在射击地线瞄准射击……”狙击手叫杨友刚,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副小队队长,被战友称作“高原枪王”。

入伍19年,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

1200米靶标

“我们驻地都是荒山,很难在近距离位置找到适合潜伏狙击的条件,所以必须训练更远距离位置的一招制敌硬功。”杨友刚致力于把弹道修正参数的可参考范围拓展到1200米。

白天,杨友刚叫上战友一起到训练场,他每打一枪,就让战友记录下相关的风力、弹道偏差等情况。晚上,他查阅各类书籍,对比分析国外超远距离射击的成功案例。渐渐地,杨友刚把弹道修正参数的参考范围续写到1000米。

“弹着6点钟方向,距离2米……”杨友刚根据靶靶完成了第一枪参数调整,准备下一枪测试。

“报告参数!”“全程西北侧风……可以射击!”枪声打破山谷的宁静,杨友刚心跳加速,期待着测

试结果。“命中目标!”对讲机里传来兴奋的呼喊,杨友刚这才松了口气,把手里的枪往怀里挪了挪。

瞄准镜中,一块石头赫然出现,那是他之前做的标记,距离1250米。

30万字笔记

“杨友刚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狙击有一股韧劲。”同在高原战斗了10多年的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刘定伟说。一次,通过窗口靶向外打击目标时,杨友刚像往常一样击发后,目标并未应声倒地,反而出现在下一个窗口靶外。

“这是你计算方法错误导致的。”导训员的话让杨友刚十分疑惑。后来,战友用高等数学理论进行讲解,他才知道只靠经验并不行,理论学习同等重要。

杨友刚买来数学、物理教材,学习底子薄弱的他看着书上的数列、极限、微积分等知识,仿佛是在看天书。“不学不行,实战中遇到需要计算的情况怎么办?”他从射击亟须的力学和运动学知识开始学起。自学的时候,他还拜刚下队的大学生士兵为师。

在后来的一次比武中,杨友刚用数学和物理计算方法,测算出弹道射击诸元,成功命中超难度的狙击目标。

凭借着过硬素质,杨友刚作为特殊专业人才被抽调到武警部队参加狙击手集训课件和教案编写工作,并担任教练员。



带领团队追求自主创新

参加工作以来,易仕和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自主创新上。他带领团队研究的都是“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在学生眼中,易仕和对于科技创新的追求十分执着。

2015年,易仕和团队申请到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然而,关键实验器材——超高速相机却成为最大的“拦路虎”。

此前,团队耗时半年多,考察多家单位,购置了一台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超高速相机。现场测试发现,在激光相干光源条件下无法实现超高速成像,大家一筹莫展。

“既然买来的不能用,我们自己做。”易仕和带着是一群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小伙子,开始了“跨界之旅”。仅用半年,就设计出一款适用激光相干光源的超高速相机,以每秒百万张图片的速度,高清晰度记录下高速飞行器流场的动态时空演化历程。

“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永远买不到,只能靠自己造出来。”实验成功的那天,易仕和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

在易仕和的带领下,团队瞄准本领域科技前沿,填补空白,补短板,突破多项核心关键技术,捧回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创新成果在航空航天领域和部队得到广泛应用。

这些年来,杨友刚根据高原地域特点,结合自己整理记录的高原环境对弹道影响的相关数据,钻研不同环境下精确狙击的方法,撰写了近30万字学习笔记,摸索总结出“长枪追击射击法”“8”字快反射射击法”“高原狙击弹道表”“风偏修正表”等20余种战法、训法和数据,被武警部队乃至全军推广应用。

200名教学骨干

“用自己的经验去培养更多‘高原枪王’,这是我扎根高原该做的事。”杨友刚说,担任狙击教员13年来,他先后担任支队、总队和武警部队狙击教学任务,累计培养出200余名教学骨干。

“如果没有师父,我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绩。”2020年12月,武警西藏总队女狙击手达娃卓嘎被评为第23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杨友刚报喜。从零基础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狙击手,达娃卓嘎的蜕变离不开杨友刚的教导。

2020年10月,武警西藏总队狙击手集训考核,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孙培俊被任命为总队狙击集训队教员,他把从杨友刚那里学到的教学方法和战法、训法,运用到教学中。

正是通过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总队的狙击专业水平不断提升。

武警西藏总队举办首届“雪域勇士”极限训练,杨友刚强忍身体不适,咬牙坚持,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爬高山、走戈壁、踏沼泽,经过7个昼夜连续战斗,完成300公里徒步行军和近百个训练科目,带领学员取得第一的成绩。

2021年10月,武警西藏总队组织“红心向党”强军故事会,杨友刚作为先进典型代表为新战友宣讲报告。他回顾在军营接受教育和淬炼的心路历程,为年轻战友引路定向。

□ 本报记者 陈丽平 □ 本报见习记者 韩潇

为战育人 的军中园丁

记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教授平志伟

“课堂衔接战场,教学对接打仗。”这是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教授平志伟始终坚守的信念。

在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人才教学领域,平志伟做了35年军中园丁,先后被评为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全军优秀教师、全军备战标兵个人等,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

“要将目光投向世界军事变革前沿”

“研究军事理论,跟得再紧也是落后,要将目光投向日新月异的世界军事变革前沿。”平志伟说。

20世纪90年代,受海湾战争影响,还在攻读博士的平志伟就提出“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信息化战争基本作战形式”的超前观点。他联合4名同学,围绕信息技术发展对军事领域可能的影响展开前瞻研究,形成《信息化战争作战理论》理论成果。

任教后,平志伟在学院首开信息化战争作战研究课程,研究成果出版后被教育部遴选为全国研究生教育指定教学用书。

2004年,平志伟担任教研室主任,率领教研团队深入研究信息化条件下陆海空合同战斗特点与规律,提出陆军精确战斗理论,并据此编写教材,组织教学。

近年来,平志伟聚焦作战概念开发,提出战术前置研究理念。同事曾晓教授说:“平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与我军作战理论创新最前沿不谋而合,是全军首篇以我军作战概念开发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专项建设试点活动结束后,平志伟将理论研究方向转到“作战评估”这块“硬骨头”,经过两年多潜心研究,从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维度,不断调整和深化,构建了对强敌对军作战理论体系,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

平志伟还将目光投向外军军事理论变革。针对强敌作战概念,他持续跟踪研究动态,系统梳理演变进程,科学预测发展趋势,提出实用管用的应对强敌对策建议,为我军作战概念创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对待课堂要像走向战场一样”

“学员从我们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回去是要用来指挥部队打仗的,教员对待课堂要像走向战场一样。”这是平志伟对待教学工作的标准。

一堂课,哪怕已经上过很多遍,他也要针对不同授课对象,结合当前军事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和部队演训活动新成果,不断调整和优化。

2020年国庆节刚过,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学员发现,平教授已就亚阿间的“纳卡冲突”,围绕无人化作战对指挥控制的影响展开剖析和反思。

“没想到前几天刚发生的战例,今天就进入课堂。”为使教学更加贴近实战,紧跟世界局部战争演变的节拍,平志伟整个假期泡在办公室,潜心研究“纳卡冲突”战例。

平志伟为人谦和、沉静内敛,但只要跟教学沾边,同事和学生总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韩光松始终记得第一次试讲《某技术及应用》课程时的场景。“那时我刚从火箭军选调到学院,感觉自己是个火箭军方面的行家里手,对某新型导弹的原理和作战运用也小有心得,可平教授听完试讲后告诉我,这节课需要大改。”

从课程定位、学情分析和教学目的入手,平志伟帮韩光松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一遍。“起初还有几分不解和不服,后来才发觉是自己标准太低了。”在平志伟的严格把关指导下,韩光松对课程不断打磨,精益求精,夺得新调入教员授课比武一等奖。

“服务备战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

尽管研究和教学都取得不小成绩,平志伟却说:“服务备战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

2002年,平志伟到某旅代队参谋长,他牵头组织集团军机关和所属师旅团队开展某使命任务作战理论研究,形成囊括战场环境分析、战役作战指导、兵力部署应用等十几个专题的课题成果,为集团军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指导部队开展针对性训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

2017年调整组建联合作战学院,平志伟意识到未来联合作战中指挥控制的重要性,主动向战术领域向指挥领域“跨界”。

在平志伟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学院自调整组建以来,培养了上千名联合参谋军官,向战区联合指挥岗位输送了大批人才。

这些年,平志伟参与多项军队院校教材建设法规政策研究工作,多次参加院校专业教学大纲编写指导工作,主笔撰写有关作战指挥教学的指导性文件,他主持建设的课程和主编教材中,有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军队级优质课3门,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

图1 周飞虎(中)指导年轻医生基于重症信息化数据研判病情。 赵雅军 摄

图2 平志伟(中)与学员课间交流。 孔繁勋 摄

图3 易仕和为学员讲解实验。 关云飞 摄

图4 杨友刚(中)在狙击教学中。 伍富江 摄